

花言峭语

从十面埋伏到截断众流

钱眼识人

欢迎进入
失控时代

AI时代,最无可辩驳的四个字,是“大势所趋”,“大势所趋”是滚滚洪流,“大势所趋”只有跟随。大势所趋下,爱奇艺 CEO 龚宇,在2026年4月20日的爱奇艺世界大会上宣布,他们将更深入地进入AI领域,并使用AI技术来创作影视作品,为了更方便使用艺人的形象,用他们的数字分身来制作影视作品,他们创办了“爱奇艺纳通Pro艺人库”,已经有许多艺人入驻。

引起关注的不仅这一系列举措,还有这些举措背后的观念,龚宇表示,AI不会完全取代真人,而是服务于创作者,未来拍摄模式可能为:真人完成关键表演,AI通过动捕与三维扫描生成其余内容,从而减轻演员工作强度。这样一来,演员每年可以参与更多的影视剧项目,也有更多时间休息。虽然片酬会下降,但整体收入还是可以期待的。在这样一种趋势下,“未来真人实拍可能成为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这些发言引起了巨大反响,一些演员也表示并没有授权,后来平台出面,对一些举措作了深入揭示,也表示“科技以人为本,不是为了取代人”。

众多发言中,我比较关注李玩的发言:“演员拒绝AI化,有点像以前媒体拒绝被社交平台抓取,一定要跳转阅读自己app,可以预期的一个结果是:下一步这些明星想追求被AI化,也得排队了,一批先改变的明星,会顶替到目前这些不想改变的顶流。”是啊,也许AI时代会重演博客时代、微博时代和后来短视频时代的创作者演进路径,顺应大势,先接受网络洗礼、重组

和熔炼的人,就像在一间公司优势还没那么明显的时候投资或者买入原始股的人,获得先发优势,最先接受技术的加持,被树为榜样和模范,即便是第二批加入的人,和他们比起来,所获得的收益,恐怕也有断崖式的区别。

问题在于,受众是否接受?尽管有网络民意调查,尽管有很多人发言表示,他们不愿意看AI演员演出的短剧,并且把他们的形象称为“AI尸块”,但跟着网络洪流一路走来,分明可以发现,每一个新技术,每一拨新趋势,不管最早出现的时候有多少争议,最后所有人都接受了,所有人都载欣载奔,所有人都心向往之。事实上,那些发表争议意见的人,也都只是少数,当一个趋势出现,就说明它已经获取了足够多的顺应趋势者,甚至趋势创造者。

张爱玲曾说,历史上的很多事,都像交响乐一样,是“十面埋伏”式的,一点点预谋,一点点布局,一点点发生,这种“十面埋伏”让她觉得不安。事实上,在AI全面崛起之前,很多事情就已经在发生了,网络一点点覆盖所有人的生活,和网络有关的审美、表达,开始接管以往的审美习惯,人们从flash、3D动画,到游戏,到PS、影视特效,审美习惯一点点被改变。在人工智能全面接管人们的视觉领域之前,人们已经看惯了那种光滑的皮肤,没有表情的脸,以及有点僵化的肢体语言,人工智能是在这基础上的全面升级,跟之前的影像创造的形象比起来,人工智能的审美已经是最优了,而且还有可能更优,对大多数

人,尤其是网生代来说,接受它毫无障碍。

而三十年网络发展,也一步步把人们的表达习惯格式化了,各种网络语言,网络表达,已经塑造出了新世代的新人类,他们接受AI短剧的表达方式,也毫无障碍。甚至,有些表达,本就是来自于他们,由他们创造,不是他们被潮流驱使,而是他们创造了潮流,推动了潮流。

也没什么不可以,没什么不可接受的,因为人就是被一次次的政治、文化、科技潮流塑造出来的,从读纸书到看电影到看长剧,每一次新潮流的出现,也都经历了“十面埋伏”到“横空出世、截断众流”这样一个过程,也都有过争议,“电影使人降智”“电视使人降智”“网络使人降智”的观点出现在每一个节骨眼,但人类也还是跌跌撞撞,摸着石头过河,到了今天。从纸书到长剧,其实也并非理所当然,只不过它们出现得够早,进入人们的生活的时间够长,成为某种古典的存在。

我们唯一要担心的是,新趋势是不是因人而生,是不是还需要人作为发起者和接受者,或者进一步说,是不是需要人,目前看来,“不需要人”的趋势已经露头了,但这个趋势也是人创造的、驱使的,没有什么可以抱怨。它也将有截断众流的一天,那一天,人将何以自处。好的一点是,这是个未知数,坏的一点也是,这是个未知数。

韩松落
作家

情人看剑

有些表演,算法无法复刻

某平台要建立AI艺人资源库的消息,包括“未来无技术含量的真人实拍或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言论,一时间让舆论炸开了锅。他们疯了?不仅艺人出来声明,平台紧急回应,广大网民也借此释放了种种焦虑情绪,表面上是在为艺人忧心,追问的却是,AI会彻底抢走真人的饭碗吗?

AI真的会抢走一部分演员的饭碗,但伟大的表演却无法被算法复刻。这个结论既悲观又乐观,并不武断,说的却是人类要加油,如果说未来与AI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并肩同行旅程,那么稍不努力,就会被取而代之。眼前即有一例,是真人与AI的一道同题作文:同时模仿张曼玉在电影《甜蜜蜜》里的那段经典哭戏。

在那段戏里,张曼玉前去认尸,面对曾志伟背上的米老鼠文身,先是一笑,而后开始崩溃,一分钟左右的表演里,人物多重情绪细腻铺陈:如在梦中之恍惚、回忆之甜、流离之苦、不可置信之茫然、梦醒之悚然,以及最后的痛不欲生,中间毫无切换痕迹,全凭演员那一口气,丝滑牵动全部身心,时间极短,内蕴极重,演技堪称炉火纯青。

于是乎偏有不信邪的人要去模仿,最近不仅有网红模仿,也有AI技术团队下场试验,号称用8帧画面完整复现影后的表演轨迹,细致到每丝肌肉如何颤动,眼泪何时滚落,那抹意外的笑意如何淡入又淡出,可谓设计精准。结果可想而知,网民并不买账。在这道考题面前,真人与AI双双败下阵来,只能说明张曼玉的表演何其伟大。换言之,AI能模仿的,是那些本来就缺乏深度、套路化的表演,用蹩脚表演复制蹩脚表演,愈发衬托出优秀表演之不可替代。

演员自己对于AI的态度,想来大多持反对态度,这其中也包括了对于数字肖像权的捍卫,毕竟AI“偷脸”的案例屡见不鲜,已属侵权。回到表演艺术本身,表演的核心,说到底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之间产生的情感共振,用年近九旬的好莱坞影星简·方达的话来说,“我们演艺工作者所创造的,本质上就是共情。”简·方达这话,原本是在回应一个演员为什么要去关注环保的质疑,却也道出了表演的真谛所在——走出自我,进入另一个人类的境遇。在她看来,演员作为同样脆

弱性的生物个体,只有去真实地感受饥饿、衰老或气候灾难带来的痛苦,才可能与观众达成某种隐形契约,让他们产生基于生命体验的共情,“因为懂得,所以慈悲”一语,换在这个语境下,又有新的诠释,没有生命体征的AI不可能懂得。

“共情既不是软弱,也不是所谓的觉醒。顺便说一句,觉醒唯一的含义就是你真的在乎其他人的死活。”简·方达对媒体这样补充道,姜还是老的辣。说到底,表演是否用心,就在于是否在乎其他人的悲欢,如果没有,一个“空心人”与AI并无多少差异,甚至还不如AI。所以需要感到威胁与紧张的,不是真正的演员,而是没有两把刷子的演员,或曰明星。他们可以被复制为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的蜡像,同样也可以被AI复制。若被AI淘汰,不仅不是行业灾难,反而可能是一场优胜劣汰的洗牌。如果AI能倒逼他们磨炼演技,倒也善莫大焉。

长凤新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交出你的脸

“未来真人实拍可能会成为非遗。”一连数日,爱奇艺 CEO 龚宇有关“AI艺人库”的发言,在网络上不断发酵。无论其本意是否被曲解,舆论激烈的反应,已经远远超出技术讨论的范畴,更像是针对影视行业价值观的公共审视。

公众的愤怒不难理解。这些年,“工业糖精”渐成主流,“演技炸裂”沦为热搜模板,观众与行业之间信任本就岌岌可危。而在AI的大潮下,平台率先释放的信号,居然不是艺术创作的回归,而是进一步强化了的资本逻辑:要以更加流水线、程式化的AI表演,取代肉身凡胎的苦心雕琢、灵感乍现。

必须承认,建立有关AI演员授权、使用与利益分配的行业标准、法律规范,已是迫在眉睫。在这个意义上,一个旨在搭建规范化合作平台的AI艺人库,并非洪水猛兽——如果有错,它错在以一种粗糙、模糊甚至是先斩后奏的姿态闯入公众视野;既然AI进入影视领域已不可避免,从业者至少应该更审慎地划定红线、厘清

标准,而非在模糊地带反复试探。

当然,真正刺痛大众的,还有艺术与伦理的叩问:演员将自己的容貌、身形甚至是表演习惯授权给算法,他们让渡的到底是什么?演员不再亲身参与体验和创作,还能够被称之为演员吗?

长期以来,观众反感“抠图表演”,批评“流水线创作”,本质上是抗拒那种没有生命投入、缺乏情感共鸣的模式化输出。但即便是在机械表演中,演员本人某个瞬间的微表情、并不完美的哭戏,都可能蕴含着属于人类的真实。而AI演员的终极使命,则是将演员们对角色的理解、对情感的把握、对肢体的控制,全部转化为算法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AI授权或许能换得一时轻松,却可能正在经历一场艺术生命的慢性自杀。

更值得深究的是,行业如此迫切要引入AI演员,要解决什么问题?表面上看,“降本增效”是一切决策的答案;但行业的真痛点难道只是演员成本过高、演员数量不足吗?若真如此,为何荧屏上依然“反复只用几张脸”?为何新人难

出头,“老戏骨”往往只能镶边?

我们不缺表演的搬运工,缺的是打动人的好人物、好故事。在剧本原创乏力、制作急功近利、创作空间压缩的环境中,AI演员库能做的,至多是让一部平庸之作更快上线,让一个单薄的角色“看起来”有表情。它无法制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,更无法弥补创作层面的先天不足。这才是危险所在——当行业将AI视为“捷径”,很可能会陷入更深的恶性循环。既然情绪可以预制,是否更不必给创作留出时间?

技术的洪流无可阻挡,但比“如何使用”更优先的命题,是“为何而用”。倘若驱动AI进入片场的首要甚至唯一动力,仍是对效率的狭隘执念,那么“真人实拍成为非遗”,恐怕将不是一句遥远的调侃,更像是一个冰冷的预言:一个迷途的行业,一步步交出了自己最后的脸面。

李原秋
媒体人